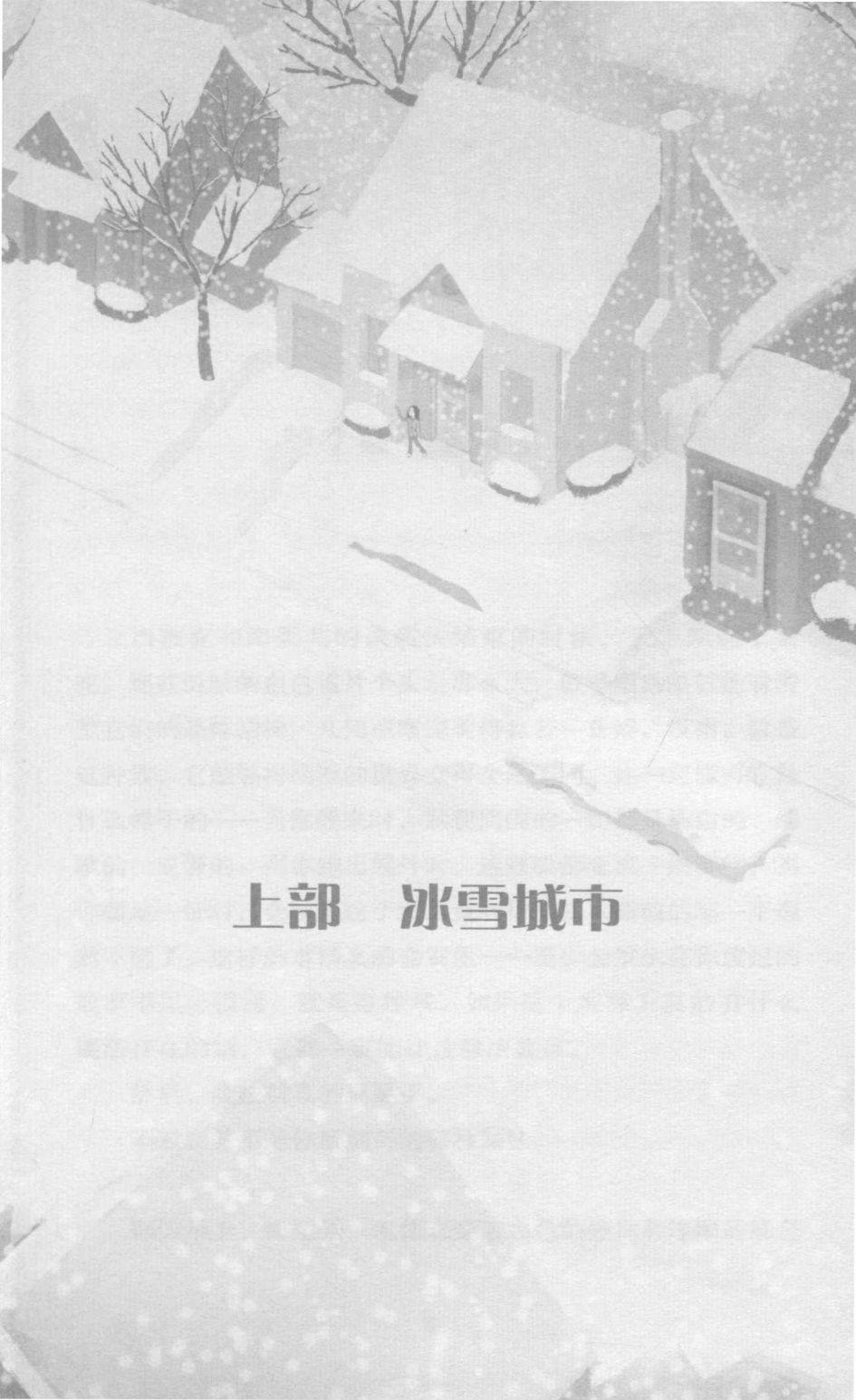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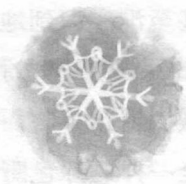




上部 冰雪城市

第1章 下雪了



当杰克和海柔儿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那些绒绒的白色雪片个头是那么大，似乎用肉眼就能看清楚它们的晶体结构，几何图案完美得宛若一首诗。没错，就是这种雪，它能够将周围的世界变得全然不同。你一定懂得它是什么样子的——当你醒来时，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洁白的、绵软的、安静的；当你跑出屋外时，连呼吸都变成一团雾气；当你猛地一怔时，会发现这个世界竟与你昨夜入睡前的那一个迥然不同了。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至少会发生在你读过的故事书里。没错，就是这种雪，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魔法存在的话，它就一定能让这魔法显灵。

然后，魔法就真的显灵了。

不过，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魔法。

那天早上，海柔儿·安德森穿着白色的短袜和厚厚的绿色



睡衣，跑到了她家的小房子外面。她一蹦一蹦地跳过门槛，来到了前门的门廊上，站在那里。她踏上了被白雪覆盖的道路，甚至没意识到地上冰凉的雪正在“咬”着她的脚踝。一切都是那么洁白。这时，还没有一辆车子离开车位，没有任何一道车辙把道路弄脏。每座房子前面的那一小方草坪，恰似一块块完全一样的绿色野餐垫，沿着链条一般的篱笆墙延伸开去，在视线的尽头又汇合在一起，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巨大疆域之中。积雪像一条厚厚的毯子，盖住了每一座屋顶，仿佛正在温暖并保护身下的房屋。

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后探出头来。空气里飘荡着清新的味道，让人充满期待。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正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天空中翩翩起舞，不时轻柔地抚摩一下海柔儿那长长的黑发。

海柔儿不由得深吸一口气，一股寒意立即被带进了她的身体。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那是一种立即投入这个全新的白色世界，看看它能为自己带来什么的冲动。就好像她从一个布满了尘土的旧衣柜里走出来，然后发现了纳尼亚一样。

海柔儿把食指伸向天空。一朵雪花接受了她的邀请。于是，她那裸露在外的指尖立刻感受到了一阵短暂而冰冷的刺痛。她紧紧盯着那片雪花，思索着它精巧的结构。那里面一定蕴藏着另一个宇宙——或许，如果她知道恰当的请求方式，会有人让她进到那个宇宙中去的。

妈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海柔儿吓了一跳。“快进来，”



妈妈说，“你会冻坏的！”

“看，雪花！”海柔儿一边说，一边把她那闪闪发光的小“奖品”递给妈妈。

妈妈站在门口冲她点了点头，“你能注意到它的形状特点，简直太妙了。看到那六个部分了吗？这就叫作‘六方对称性’，一朵雪花是由——”

大人们总是这样，常常忽略她的真实感受——她其实并不想听什么气体球、大气层、折射光，还有那些微小的组成生物体的“砖头瓦片”们的事。世界本真的状态，比这些知识有趣得多。她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总是想用“你现在是个五年级的学生了，你该知道的”一堆无聊的知识，来取代她头脑中那些美好想法。

妈妈一边利落地让海柔儿快回到屋里，一边就某个人打电话叫“儿童保护服务”的事情闲扯了两句，接着又习惯性地警告道：“要按时去上学，别老在学校里胡闹。”突然，妈妈的脑袋转向右侧，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嘴巴也张得大大的，她听到了什么声响。不过，海柔儿还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感到后背上猛地挨了重重一击。

哎哟！

海柔儿大叫一声，飞快地转过身来。她看到邻居家房子的门口，站着一个棕色头发、脸上长满雀斑的男孩，一边团着另一个大雪球，一边坏坏地冲她笑。

海柔儿也咧开嘴坏笑起来，“杰克！”她大喊一声，接着

就弯下腰来开始团地上的雪。

“不，别这样，海柔儿。”母亲说着，冲邻居的房子瞥了一眼。她跨过门槛，把手搭在海柔儿的背上，领着她回到了屋里。

“我一会儿再收拾你！”海柔儿冲杰克叫着，就隐进了屋里。

“你能收拾得了我才怪呢！”杰克一边喊回来，一边哈哈大笑。

海柔儿的妈妈关上了大门，叹了口气。“瞧瞧你啊，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

海柔儿的目光往脚下移去，一团团的雪还挂在她的睡裤腿上，低头的时候，雪片纷纷从头发上落下来。她发现自己一直在打哆嗦，这才意识到外面的天气有多冷。

“快点吧！”妈妈叫道，“赶紧穿上衣服，就要迟到啦。”

她的确要迟到了。穿着绿色外套和红色靴子，戴上针织手套的海柔儿刚一走出前门，就看到黄色的校车消失在远处，只在白雪覆盖的街道上留下了两道宽宽的车轮印，喷出的黑烟也渐渐消散在白色的天空中。她眨了眨眼，回头看了看自家房子的前窗，瞥见了妈妈坐在房间另一侧书桌旁的身影。现在她才发觉，刚才被雪“咬”到的脚踝有多难受。

海柔儿拧开前门，走进屋子。妈妈抬头看了看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海柔儿说。



“我去拿车钥匙吧。”妈妈说。

几分钟之后，她家的那辆白色小轿车飞快驶出车库，跑在覆盖了厚厚白雪的车道上。可是，随着后轮发出的一声怪响，车子在路中央抛锚了。

车子轰隆轰隆地呻吟着，妈妈开始咒骂起来。车轮转啊转啊，一秒钟，两秒钟……车子前后摇晃着，妈妈的咒骂变得更加五花八门。突然，车子又能正常行驶了。

开车去学校要经过足足二十个街区，其中有十四个街区都位于一条只有两个车道的单行路上。随着车子驶向学校，路两边的房子变得愈加显眼，二层小楼像是“坐”在摇摇晃晃的木头架子里，从地表破土而出。海柔儿曾经特别想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非常破旧，偶尔闹鬼，装着一台升降机与外界沟通，隐蔽的隔间里藏满了神秘古董书——不过那样的话，她就没法跟杰克做邻居了。那可就太不值了，哪怕是掌握了世界上所有的秘密通道，也不值。

雪下得更大了。海柔儿的妈妈坐在驾驶座上，俯身向前开着车，仿佛要用自己的意念把车子从大雪中推过去一样。一辆辆闪闪发光的城市越野车冲过大雪，从海柔儿和其他小轿车身边呼啸而过。而海柔儿她们的小车简直就像被吓傻了的小动物，畏首畏尾地向前爬着。

在距离大十字路口还有很远的时候，海柔儿的妈妈就踩下了刹车。她们在路口左转——那里有一座加油站，海柔儿和杰克夏天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来这里，把零花钱花在冰棍或是



一种叫“俯卧撑”的小玩意儿上面。这座加油站边上曾经开过一家卖生日蛋糕的点心坊，可惜现在变成了另一座加油站；之前旁边的一家汉堡店，是爸爸看完球赛后常带她来吃东西的地方，现在已经被一家墨西哥快餐取代了。妈妈说，那里的食物简直像塑料一样难吃——不过，这些回忆并没能阻止她们的车子在加油站入口的冰面上猛地打了个滑。车子往右转去，海柔儿的妈妈赶紧猛扳方向盘，像疯了一样拼命踩刹车。她们的身后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喇叭轰鸣声，与轮胎摩擦冰面发出的刺耳声音来了个大合奏。

海柔儿轻声叫了起来，车子又调皮地打了个滑，终于在繁忙的十字路口中间停了下来。一辆小轿车在她们身边猛地拐了过去，紧接着又是一辆。终于有人停了下来，并挥手示意让她们的车先开过去。妈妈终于喘了口气，赶紧把车轮打正，加入了远处车道上那缓慢前进的车流。海柔儿觉得此刻适合告诉妈妈——严格来说，她闯了红灯。

“天哪，这辆该死的老破车。”妈妈自言自语道。

海柔儿把自己的一只手平按在灰色的仪表盘上，仿佛在安慰它。一年前，爸爸买了一台全新的旅行车。他曾经说过，这是为了能在明尼苏达州的冬季里更加自如地开车，也会更为安全。一夜之间，他们一家也能在雪地上风驰电掣，把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其他小车远远甩在身后。但这已是去年的事了。不过，在此居住多年的海柔儿并不太介意，因为她和这辆老车共度了太长的时光，她能够记住车上每一个被撞出的凹痕。

她并没对闪闪发光的新旅行车有太强烈的感觉——即使它装配着很先进的防抱死制动系统。

她们终于来到了位于小街边的学校。海柔儿的妈妈长出了一口气，用力握紧了一下方向盘——海柔儿并不确定，妈妈究竟是出于对生活不易的感慨，还是真的想把这老破车一把掐死。海柔儿不停地咬着自己的嘴唇，这似乎成了她眼下唯一能做的事情。妈妈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唉，”她一边说，一边松开了方向盘，“刚才可真像历险似的。”

海柔儿点点头，虽然她觉得妈妈对“历险”这个词，可谓一无所知。

“我知道，你并不是故意错过校车的，海柔儿。”母亲补充道，声音十分轻柔，“但你也总得让我少操点心了，好吗？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真的不能——”

海柔儿又点了点头。

“嗯，这就好。听着，我放学后会在‘伊丽莎白-布里格斯’小店里喝杯咖啡，来和我一起坐坐？我一放学就会来接你的。”

海柔儿扭了扭身子。她并不想和妈妈争辩，至少现在不想。但她还是脱口而出——

“我要和杰克去滑雪橇。”

其实，这不是他们定好的计划。她和杰克事先并没有商量好要去滑雪，但他们不需要商量，因为地上就铺着厚厚一层的

积雪呀，坐着雪橇从山上滑下来就好了。再加上她刚才挨了他一雪球，得好好还回去呢。

“我想，也许你更应该和阿德莱德一起玩。”妈妈继续说，仿佛当她是空气一样，“她真是个漂亮的姑娘。我觉得你们两个能相处得很好，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我真的计划和杰克一起出去了。”

“这我知道，但你完全可以另选一个时间。我想你应该多花点时间，和其他人……一起出去玩。”

海柔儿脸红了。妈妈的意思很明显：是要和女孩子一起玩。她微微地皱起了眉头，之前的那一点点内疚一下子被深深掩埋在积雪里，再也找不到了。她咕哝着和妈妈道了别，赶在妈妈取消她“莫须有的计划”之前，一蹦一跳地来到车外的便道上。

空气中弥漫着冬天的气息，混合着汽车尾气，以及从对面的“汉堡王”快餐店中飘出的、让人熟悉的香肠味和枫糖香味。海柔儿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把这一切吸进鼻子里，让这气味将自己的身体“清洗”一遍——虽然这气味并不是太好闻，但这个动作可以让她晚一点踏进学校。

这是海柔儿在洛夫莱斯小学就读的第一年。当这个夏天爸爸从家搬走以后，妈妈向她解释说，她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钱让她继续在之前的那个小学念书了，因此不得不把她转到这里。她之前就读的学校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教室里没有摆着一张书桌，孩子们可以直呼老师的名字。海柔儿把这种做法在洛

夫莱斯小学的老师——雅各布斯夫人——身上试了试。效果似乎不算太好。

不过，好消息是，她现在和杰克在同一所学校念书了。然而剩下一切她都不喜欢。她不喜欢坐在书桌前上课，不喜欢管自己的老师叫“某某夫人”，不喜欢家庭作业和一篇一篇的卷子，更不喜欢上面的填空题和多项选择题。海柔儿之前的老师，经常用“海柔儿真是有创意啊”或是“海柔儿的想象力真是惊人啊”之类的话来赞美她，而从现在的老师口中听到的，则是“海柔儿又没完成家庭作业”或是“海柔儿需要学会遵守校规了”。

所以，海柔儿此刻就呆呆地站在那里，努力准备好，去做整整一天自己并不喜欢做、不喜欢学的事情。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声音。“嘿！”那声音大叫着，“疯丫头海贼，你今天到底要不要上学啊？”

海柔儿做了个鬼脸。从她身后走来的是泰勒·弗里曼，他戴着一顶明尼苏达州双城市标志的棒球帽，这简直是在暴风雪天气中最合适的装备，就像来自北极圈里的那些酷男孩们在下雪天里戴的棒球帽一样。他妈妈的小货车在他身后街上飞驰而过，将地上的雪碾得粉碎。

“海贼，你是不是没赶上校车啊？”他说着，声音里带着一丝嘲弄。

“是啊，你还不是一样嘛。”海柔儿一边说，一边把她的鼻子优雅地扬了起来，像是要让他们看看，那里面并没有装着

什么过了期的快餐香肠。

“无所谓啦。”泰勒说。

海柔儿心里偷偷地抱怨着。现在，她必须假装有什么急事，好独自一人在白雪皑皑的人行道上快点前进。否则她就得和泰勒并肩走在一起。那家伙正对她耿耿于怀，因为之前的短假期杰克和她出去玩了，没有和泰勒在一起。不过换了海柔儿，也会这样选择，毕竟她更有趣呀。泰勒和他的朋友鲍比说得很清楚——他们把杰克没和他们出去玩的原因，统统怪罪在海柔儿的头上。他们一口咬定，她一定对杰克做了些什么，否则如果他脑子没进水，一定会和他们一起玩，而不会去选择一个女孩。

海柔儿右脚上的靴子似乎有点问题。她正打算弯下腰去弄好，泰勒突然一个箭步超过了她，穿过了学校大门，他背上的斜挎包像跟屁虫一样挂在他身后。

海柔儿看着他跑远了。学校里五年级的同学，除了海柔儿以外，人人都有一个斜挎包。这就好像学校发给全校同学的邮件，没抄送给她一样。不过，当她意识到这件事之后，马上让妈妈给自己买上一个，似乎也不太现实。

上学一周之后，她向杰克说起这件事，并问他为什么不告诉她。他皱着眉头，看着自己已经背了一年的斜挎包，耸了耸肩。“谁会在乎这个破玩意儿啊？”他说。

现在，背着那个一点也不酷的双肩背包，海柔儿顺着学校高大的围墙，从装着嗡嗡叫的蜂鸣器的侧门钻了进去——那

是迟到的学生才能走的地方。她为后面一群四年级的“散兵游勇”们扶着门——这是因为她才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她是个好孩子。

海柔儿的确是迟到了。她已经忍受了雅各布斯夫人太长时间，知道自己一进去会发生什么。但这样的想法，并没有阻止她站在走廊里，朝自己教室对面的窗户望过去。

她看到了杰克。他和往常一样，坐在第三排的最边上。他的座位离窗口很近，海柔儿可以冲他咧嘴一乐，他也可以冲她做个鬼脸。但她却向后退了一步，脸朝着窗户的方向，集中意念思索着。在和他一起搭乘巴士上学的日子里，她也会不由自主地这样做。海柔儿想了一下，又想了一下。杰克肯定知道，她就在那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在那里的。然后，他的头转了过来，看见了她，慢慢地咧开嘴冲她露出了笑容。杰克冲她挤弄着眉毛，眉头团成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大球——她之前并不明白这个动作的含意，不过她现在明白了，那就是：我今天用雪球把你打得好惨，我知道你想来报复一下，那么放马过来吧，安德森！放学我们一起去滑雪橇，对不对？

就在这一刻，海柔儿被大雪折磨得糟透了的心情，瞬间烟消云散了。

海柔儿扬起了眉毛，冲他回笑了一下，仿佛在说，“我一定会的，坎贝尔！”然后，她就转身走向自己的教室，几乎忘记了进门时应该感到的恐惧。

当她走进教室时，雅各布斯夫人狠狠地盯着她，并摇了摇



头——通常我们对那些非常令人失望的人才这么做——然后在本子上夸张地记下了什么。海柔儿仿佛感到又有大雪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教室里的课桌椅整齐地排成五排，每排六张。如果桌椅歪得不像话，或是有人用力抬起自己的椅子往后翘，或是想找个合适的角度向别人传纸条，雅各布斯夫人都会大发雷霆。洛夫莱斯小学的任何一個五年级学生，都无法判断她什么时候会大发雷霆，但海柔儿却对这些习以为常。在杰克的教室里，有时学生们会把自己的课桌椅围成一个大圆圈，或是摆成几个小组。可这种近乎捣蛋的行为，不是雅各布斯夫人能够容忍的。海柔儿有时会想，如果他们是在《时间的皱纹》这本书的结尾所描述的那个星球上——那里的每个人都完全一样——雅各布斯夫人一定会乐不思蜀，绝不会想要回到地球上来。

因此，出于不打扰教室中的“小宇宙”的考虑，海柔儿还是坐在了她平常的座位上。她的座位在倒数第三排，紧靠着窗户，她对此非常满意。而且，就算她的课桌无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都是整整齐齐的——本来就该那样的——如果这时有什么人——比如男巫、女巫、精神病患者，或诸如此类的人——走进教室，他或她在教室里环视一圈后，一口咬定“这教室有些不正常啦”，比如某个桌椅往右摆偏了一英寸^①，向后摆偏了半英寸之类的，最后目光一定会落在她海柔儿身上的。

① 1英寸约等于2.45厘米。

海柔儿坐在莫莉和苏珊后面，她们俩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她。这起初是因为她们是好朋友，根本不会去关注其他孩子；不过后来她俩不再是好朋友了——就算这样，她们也不会去关注其他孩子。不过，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坐在她旁边的是米凯拉，她通常只会忙着摆弄她那套多色荧光笔，不会注意到海柔儿做了什么错事。当然，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坐在她后面的，却是鲍比和泰勒，这就有点麻烦了。

几乎可以想到，她刚一坐下来，就听到了她身后的窃窃私语声。

“海柔儿，你迟到了！”泰勒低声说，声音中充满了虚假的关切，“你懂得的，你真的应该努力按时来上学。”

海柔儿转过身来，对泰勒怒目而视。泰勒和鲍比窃笑。“你们这两个大笨蛋。”她低声地回骂他们。

“大笨蛋？”苏珊说，坐在她旁边的莫莉也笑了起来。两个女孩对视了一下。似乎海柔儿表现出的惊人的不淡定，反倒使得她们两个拉近了距离。

海柔儿低下头，双眼紧紧盯着书桌。杰克会对她说——他们压根就是大笨蛋，像小娃娃一样不懂事，别理他们，谁会在乎他们怎么想？海柔儿在脑海里回想起透过玻璃窗，凝视隔壁威廉姆斯先生班级的画面——杰克冲她扬起眉毛，她咧开嘴笑了。

雅各布斯夫人开始讲课了。很快大家都不再关注她，把精力放在了“介词”和“百分比”之类的课堂笔记上。因此，海柔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最让她舒服的事情上——她两眼看着窗



外，让雅各布斯夫人的声音和其他事物一道变成背景。

从海柔儿教室的窗户能直接看到大街上，对面是一片公寓楼和一个规模很大的宠物美容中心。海柔儿过去的学校班级窗外，则是一片小树林。她总认为那儿有一种魔力，正是她和杰克应该一起去探险的地方。他们会随身带上面包屑，穿过一行行的树木，去看看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雅各布斯夫人班上的窗外，并没有什么魔力可言。尽管如此，它还是比教室里更加有趣。

不过，雅各布斯夫人那单调的嗡嗡声，在句子说了一半时戛然而止——天知道这句话接下来是什么。也许是“……下面你可以把小数点移动两位”，或者是“跟我一起读：aboard, above, about, across, around ...”可海柔儿接下来听到一个泄气的声音。这声音她再熟悉不过，便极不情愿地向教室前面转过头来。

“海柔儿·安德森，”雅各布斯夫人说，她就是那个泄气的人，“你能不能坐直一点？”

班上有人开始窃笑了。从教室后面传来了一阵冷笑，“哦哦，海柔儿！”对于海柔儿来说，这并不是她遭受过的最大侮辱；但在新学校她却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涉及侮辱这件事，受侮辱的“想法”才更糟糕。

雅各布斯夫人用她那略带疲惫的眼睛看着她。海柔儿僵住了，她还是喜欢白雪覆盖的清晨。她甚至屏住了呼吸，至少没敢喘大气。她确实想听讲，她确实想要努力听讲，因为她已经



不是个小孩子了，她的任务就是要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需要完成的任务，即便我们并不喜欢。

“这才像点话，海柔儿。”雅各布斯夫人说。

教室里又传来一阵窃笑。

海柔儿感到，她的脸颊仿佛在燃烧一样。她似乎无法去做那些所谓正确的事情。如果杰克和她一个班，一切都将容易得多。如果那样的话，教室中的一部分，会令她有些归属感。

妈妈说，这将是一个很棒的结交新朋友的机会，而她的确去尝试了。开学第一天，她真的走到其他孩子旁边，试着跟他们聊天。然而他们看着她的目光，似乎把她当成了棒棒糖协会招募的新人。直到今年她才知道，她和周围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排演剧目时，她是唯一一个主动要求演滑稽短剧的；画画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画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写作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会写关于手持魔剑、命运中充满波澜的女孩们的故事的。

她觉得，相比起其他同学，她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也许这是真事呢。海柔儿是被收养的——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对她说，他们坐飞机飞了很久，才把她带回家。因为他们太爱她了，甚至愿意从银河系里把她接回来。也许，他们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呢。

到了洛夫莱斯小学开家长晚会的那天——那是开学的第